

莫魯豫書店

編

要抗着逆流進行

內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5598

著者號 846

登錄號 5552



要 抗 着
逆 流 行 進

一 周 報
一 文 萃
一 文 摘

目 錄

我們罷課了……	暨 大
民主作風如是乎……	馮小山
江南之春……	讀 者
南通近況……	張 淦
徒步請願……	杭 州 人
一個寧波人的呼籲……	任 四 維
保甲制度和民主……	馬 叙 倫
從民變說到	東 方 晦 之



冀 魯 豫 書 店 輯

一 九 四 六 年 七 月



出版說明

我們要求逆流行進

「我們要抗着逆流行進」這本小書，是從「周報」和「文萃」裏摘出來的幾篇文章輯成的，「周報」「文萃」是民主人士在國民黨統治區裡辦的兩種進步刊物，這樣的刊物是很多的，從這上邊，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民主勢力是多麼廣大強壯，他們同國民黨反動派的獨裁統治鬥爭，鬥子又是多麼大！看了這，就大大增強了我們反對內戰，爭取和平，反對獨裁，爭取民主的信心和勇氣。

(1) 我們解放區的鬥爭不是孤立的，以解放區為首的全國人民民主力量，空前無比的強大，反動派一定被打垮，和平民主的建國一定要勝利。

看到這些民主人士，英勇積極鬥爭的勁頭，看到馬敘倫老先生為人民為民主破命幹的氣概，我們解放區的同志，工作鬥爭應該更得加勁了吧。

過天和共產黨合不來，甚至反對共產黨的許多人士，現在變了，變的和共產黨一起和人民一起，結成強大的民主力量，向國民黨反動派作尖銳的鬥爭，這是由於八年抗戰的鍛鍊，使人從實際鬥爭中看到了共產黨的眞面目，也看清了國民黨的眞面目，於是人心向了共產黨，背離了國民黨，特別由於「共產黨轉變了

國家圖書館



004650978

和現實脫離的政策」，能處處從全國多數群眾出發，走群眾路線，不急不燥，講統一戰線，交朋友，才大大結合了群眾，團結了和團結着大多數，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又在勝利地爭取和平民主建國。

用馬敘倫老先生的話最好：「從前在人民的立場看來，他們都是向左的革命黨，而共產黨是更左的革命黨，人民認為中國不需要更左的革命，所以給蔣介石的同情少，而根本還不贊成國民黨的，也不討厭他去打共產黨，現在呢？共產黨把握住了大多數人民急切需要的一點，就是最低限度的生活，變更了和現實脫離的政策，他所唱的口號，有比國民黨還右的，例如國民黨主張土地國有（編者按：這并非國民黨的真要道，只是掛羊頭賣狗肉，騙人，也並非他真左，）而他却還保留土地私有制度，所以他與人民接近了一步。」

因為交通不便，這些進步刊物，解放區裡

不易見到，把我們見到的重要文章，摘一些印成小冊子，供給全區各界人士閱讀，大家都會得到好處，也可能是大家歡迎的。

冀魯豫書店編輯部

一九四六·七·一

我們要抗着逆流行進

東方晦之

日本法西斯無條件投降之後，中國時局一直在驚濤駭浪之中，經過了這漫長的八年抗戰，中國人民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大大地增強了，可是在抗戰中和勝利後一直和德日法西斯乃至外國反動派勾結着的國內反民主的頑固份子的力量，也還相當的強大。因之從戰爭結束之後直至今天，在這六個月的時期之內，中國政治上就展開了廣大而劇烈的爭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回想一下過去半年間的時局動態，我們很明白地可以看出這兩種力量的一次進攻和另一次反攻的程序。

從去年八月中旬日寇宣布無條件投降到十月十日的國共兩黨發表「會談紀要」，這是中國人民爭民主運動的進攻時期，八年以來在強大的反動力量和一切「戰時發令」摧殘壓迫之下的人民力量，因為法西斯主義的世界規模的垮台，而驟然獲得了伸長發展的機會，造成這個民主高潮的主要原因，在國際間是反法西斯戰爭的全盤勝利，作為「民主國大家庭」的聯合國機構的成立，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締訂，在國內是中共主席毛澤東氏的南京國共談判的重開，全國人民要求和團結，民主統一的呼聲的高漲，和國民黨內民主份子和各民主黨派無黨無派民主人士團結的日益鞏固，在這時期之內，國內反動頑固派用盡了一切努力企圖破壞國共商談的成功，但是這一切陰謀終於在全國人民的嚴密監視和有力打擊之下，遭遇了失敗。「雙十會談紀要」所表規定了戰後中國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方向，把中國爭民主自由的運動推進了巨大的一步。但是單單靠紙面上的協定不足以制止還有強大力量頑固份子的反撲，「雙十會談紀要」的發表之後，最濶

我們要抗着逆流行進

(3)

未乾。在國內反動份子和國外帝國主義者的協力之下，大規模的內戰立即在華北、華中乃至華南的國土上爆發。十一、十二兩月，是反動份子猛烈的反攻時期，他們利用倫敦以外各國輿論失敗之後的國際不安形勢，想趁機發動全面內戰，破壞「雙十紀要」成果，一方面消滅力量薄弱中共武裝力量，一方面動員一切官辦黨報報紙，官辦「民間團體」，造謠誣蔑，打擊中共、民生同盟、和國民黨內民主進步份子的力量，這個反動的逆流在十二月中旬發展到犯暴的頂點，可是中國爭民主的人民力量堅強不屈，不懼在戰場上粉碎了好幾份子的企圖，就是在國民黨實行了嚴密新聞封鎖的大後方如昆明、成都、重慶、上海這些地方，反對內戰要求民主的人民力量，終於也堅強不屈地擊退了這一個反動的逆流。民主力量一僅毫不後退，保障了「雙十紀要」的成果，相反的在這最黑暗的時期組織反攻，從昆明學生運動一首先，全國各大都市民主運動再接再厲，暴露了反動頑固份子的陰謀，而在更廣大的人民之中，獲得了壓倒的支持，這民主力量的反攻配了國際間的有利形勢，十二月間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了對華政策宣言，莫斯科三外長會議之同定了三國共同的對華政策，馬歇爾元帥東來，國共停戰談判重開，這一奔騰澎湃的民主力量的順利反攻，終於在本年一月十日發了一「停戰令」的發布，四項民主諾言的申明，和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和圓滿地結束。二月底，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和平建國綱領發表，停戰和政治民主化的初步協議完成，這又是中國人民爭民主的一個巨大的勝利，當然，在全國人民巨大的壓力下面暫時退却了的國內法西斯頑固份子，自然不甘於死滅而要作最後的頑抗的，在國內外人民壓力和馬歇爾元帥的努力之下，他們不能在協商會議中阻止停戰談判和政協會議的成功，於是在協商會議完成之後他們就從而幸險，自己撕下政治鬥爭的假面，不恤千方百計，用一切陰險下流，卑怯無恥的手段，來阻礙國內和平的貫徹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實現。二月開始，法西斯份子的攻勢又

開始了，但，這一次他們最初所採取的，却是一「因獸之鬥」式的不擇手段，挺而走險。「搞垮一切」的方式，他們製造了一系列醜惡不可饜運的搗亂事件。譬如二月十日重慶較場口的怪劇，二月二十日北平調處執行議的「示威」，更進一步，在軍事復員會議開會前後有人組織「勤王運動」，聯合社二十五日電傳，「曾有高級將領十四人呈請蔣委員長，反對在「第三次世界大戰醞釀」之際實行裁減軍隊」，當這一切企圖祇能激起人民反感而不能公開發動一個「政變」的時候，他們又很快地利用全國人民在重慶協商會議成功而暫時感到一個安堵瞬間，抓住東北問題作為新的材料，最初是利用天主教報紙「益世報」製造蘇聯向中國提出新要求四項的「訊特」，和在渝在滬的一些反動外國報紙的記者，誇大東北情況的嚴重，利用落後群眾對東北實際情形的隔膜，煽起反蘇反共的「愛國」熱情，然後再把偏狹的愛國主義轉化成排外運動，反對維爾遜協定，反對羅斯福總統的英美蘇合作政策，反對中蘇友好同盟協定，然後再巧妙地刀鋒一轉，演化成爲反對「出賣祖國」的「赤色漢奸」，反對停戰協定在東北實施，主張武力進兵「收復東北」，於是偷天換日，他們所企圖達到的終極目的便很明白地擺在全國人民的前面，是反對停戰令，反對政協會成果，反對政治民主化，反對軍隊國家化，以便於維持一黨專制的既成局面了。用對外公說來轉移人民對國內問題的視線，在對外的包裝之下來掩護對內繼續內戰獨裁的實際目的，這一切陰謀的全部演出經過，祇要看看最近頑固份子主持的報紙言論，官方支持「反蘇運動」的實際狀況，以及用特務××團混入學生市民群眾裡面來製造騷擾行動，挑撥美蘇關係，破壞中蘇邦交這一切事實，就可以明白如見其肺肝了。

但是，我們必須有堅定的信念，沛然真真能紫的中國人民爭民主的主潮，是決不會被這些頑固份子製造出來的逆浪來壓倒的，一部份人民可能暫時受欺騙，在愛國熱情的激勵之下，不知不

覺的做了另有用心的工具，可是時局日見澄清之後，人民的眼睛始終是會辨別是非曲直，而驅清當前時局的結晶的，我們一定要在還暫時的逆流中站穩，鞏固我們在政協會議中所爭得的成果，使後國結更多更大的力量，抗着逆流行進，而把這一個黑色的反國逆流打倒。看，在這一重慶「反蘇」「示威」搗毀「新華」「民主」兩報的那幕醜劇中，他們不是什麼偽裝都掩不住他們的法西斯實質了麼？重慶最近出現了一些反共反蘇的「新黨」：「大東亞進青年協進會」，「抗戰軍人同盟」，這些法西斯恐怖團體不是連名字也和日本的「黑龍」，「在鄉軍人協會」之類完全合致了麼？「新華日報」二十四日社論指出這些恐怖團體的形成「無異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移植於中國」，所以假如這些反動組織不加以撲滅而讓其繼續發展，那麼過去東京出現過的「三一五」和「五五」事件的流血慘劇將在中國的政局中再演，已經不是一黨一派的危言聳聽了。

法西斯的反攻還沒有停止，我們必須準備迎擊一個更惡劣的情形，但，經過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他們也必須認識，中國人民的爭民主運動已經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國內政治內層也已經起了一個極大的變化，而形成了一個新的分野。過去，民主與獨裁的鬥爭是國共的鬥爭，接着是進一步而成了中共、民主同盟、無黨派人士、國民黨內民主派和國民黨內反民主派的鬥爭，現在，這個漸變的分野已經不足以說明目前時局的真實的分野了，今後的鬥爭，是擁護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案的全國各黨派（包括國民黨在內），無黨派人民對一部分反對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案的法西斯頑固派的鬥爭，在這中國民主運動的生死鬥爭中，祇有「擁政協」和「反政協」這兩個營壘了，希望中國和平統一，民主建設，希望中國和英美蘇各民主國家合作，希望中國強大繁榮，人民生活安定富裕的全國人民站在「擁政協」這一邊；希望中國內戰獨裁，希望英美發生騷擾衝突，希望中國作世界第三次大戰的戰場，希望中國人民永遠屈服在一黨專政之下，做牛馬、做奴

總、做炮灰，而一直聽任少數軍人黨棍剝削驅使的少數頑固份子站在「反政協」的一面。日本二十六日日本埠大公報社論說：「當此世界問題紛紛之時，處處佈有暗雲，實大有不喜歡和平安定的人在，」這是一句真話。如上所說，問題非常清楚，內容異常分明，每個人對於自己的立場也很容易抉擇。但是在字面寫下來容易，在鬥爭實踐中就遇到錯綜複雜和艱難，那些「不喜歡和平安定的人」，是會用種種姿態出現的，有時候以「民主」的臉嘴，有時用「愛國」的招牌，就是這一次「反蘇」運動裡面，看一看多少平時真心「喜歡和平安定的人」，希望民主團結的人，就在這種法西斯份子的化裝表演的指揮揮號令之下，做了如何有害於和平安定，有害於政協會決議實踐的事啊。在目前這個處處佈有暗雲的情形之下，單單看了現象的表面，而性急地責備那些因為過分天真而不知不覺地做了法西斯份子貓腳爪的人，是有害的，每個真誠地爲了中國的和平安定民主統一而獻身的人，應該認清這個機微而重要的時局中心，不爲一時的逆流所搖動、有信心、有遠見、耐心地說明時局進展的內在情勢，爭取一切「喜歡和平安定的人」，擴大「擁護政協會決議」的陣容力量，因爲祇有擁護停戰令，擁護和平建國綱領，祇有把這些決定趕快付之實施，才能奠定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基礎，才能在全國規模的展開人民的爭民主力量，才能真真的動員人民，打退反人民的法西斯力量，我們要用千百倍的努力來發展更深入更擴大的民主運動，我們要使這個擁護政協會決議的民主運動在廣大的人民中間發芽生根滋長，否則，對於專政了二十幾年，在每一個據點都已經佈置了核心組織的反民主力量，是不可能用紙面的決議和外表的壓力來把他消滅的。

二月已經過了，整軍方案已經獲得了完滿的結果，國民黨就要在三月初召開二中全會，改組政府和政治民主化的艱巨工作正擺在我們面前，處處佈有暗雲，但是也可以說處處都已經顯現出

光明，這是一一個時局否泰的重要關頭，和平安定或者內戰獨裁，將決定於擁政協和反政協的一戰，我們永遠相信人民的力量，中國人民是一一定會抗着逆流行進，用血淚和汗來創造一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的。

從民變說到

保甲制度和民主

馬敘倫

本月十二日文匯報載有浙西民變記，現在我將他記的大概情形寫在後面：

一月十七日崇德、吳興、德興、桐鄉等縣縣境之處，一片烽火，人聲鼎沸，鄉民將偽鄉保長多人綁架而出，於衆怒之下，當場毆斃，死狀至慘。尚有某區署將一偽鄉長拘捕後，正擬解縣，民衆則要求即刻處以極刑；經區署方面拒絕，鄉民怒不可遏，致推倒區署牆壁，蜂擁而入，將偽鄉長劫持出外，當場處死。此次事變延長達五日之久，計死傷十餘人，被燒房屋達七八百間。

關於事變經過，據浙省民政當局云：最初該縣鄉民檢舉若干偽鄉保長，由某當局批交原縣政府查辦，後來認爲不妥，仍提訊並移交法院；但法院手續過慢，致引起鄉民誤會，先後進省請願四次，以礙於司法獨立，無法答覆。此事背景，完全由於幫會分子（渠強調說不是「異黨分子」）所煽動，利用愚民以逞其私。然而就在省會某官方報上，說明此次事變原因，主要的由於「民衆負擔不起……」

浙西在淪陷期內，除「海北」外，受敵偽及游雜部隊交相蹂躪，最甚的地區，就是此次發生事變的崇、吳、德、桐四縣邊區，當地民衆受了八年的蹂躪，創深痛烈。不特「天亮了」以後還在往日爲虎作倀的偽鄉保長之下，他們依舊作屬作屬，魚肉鄉民，當地政府不但遲遲不辦，而且不予支持。積怨所至，遂一發而不可復遏。

又據本月十八日正言報載崇德縣打鄉保長，署調自現任張樹德縣長接任以來，但知催辦軍糧，民衆忍無可忍，爰自組織來制裁奸逆，燒打偽鄉保長。當第一次事件發生時，縣府派員查看，對鄉民演說，謂辦得好。可憐鄉民無知，群起效尤。縣府見事態擴大，乃派大批兵士彈壓，並捕農民甚多，竟斃斃二名示衆。同時羔羊鄉鄉長沈志乾於鄉民燒打偽保長後，拘捕鄉民甚多，並遭施毒刑拷打，雙手反吊，口中硬塞石子等等，縣黨部參議會恐嚇鄉民說：「如再有此種事件發生，要用機關槍來掃射。」現在事情已漸平復了，因爲老百姓怕再送死。

事實不過這樣。在二十五年史上看來，真是渺乎小哉，然而我們却要正襟危坐而道。我們先要說的，是民變這個名詞和他的實質有很大的意義的，我們聽得我們中國歷史上有兵變，有民變，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了中國，還侵略到當時所謂蠻夷的地方；但走到了二世胡亥，經不起一回兵變，一國民變，便把他的宗祖斬絕了。那時的兵變，是劉邦逼徒關山，半路上却變叛了；民變呢，不消說，就是陳涉領導的一群農民了。後歷朝興亡的時候，總不外兩種方式，但是兵變常常勝利，民變常常失敗，什麼原故？這是社會學家正在那裡筆戰的，說來話長，所以我們在這裏提一提吧。

說到兵變，如趙匡胤在陳橋，被部下黃袍加身，就此替代了大周，子孫帝王露四百年，在歷史上很有名的，叫做陳橋兵變。但是事實上不過軍閥篡奪的一樁小小故事。至於民變呢，在近代

史上有名不顯的，要算王巢李自成，從昏君王當國書的寫起這些事來，都草草流寇，因為他們畢竟認失敗了；但是我們推原他們初起時候的動機，正是民變。

我們研究變字。又說，在中國文字學子的立場來說，變和更改，完全是同意的，我們試讀周易革象詞說：「夫知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革」字原是借為改字或更字的，所以他的爻詞裡說：「九五，大人虎變。」又說：「十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我常說中國書上用命字地方很多，但要分別看的，有些命字是環境的意義，革命則命字，就是這樣，革命就是改變環境，革卦象詞裡說他的原理：「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相得曰革。」象詞也說：「澤中有火，革。」可見得矛盾的對立，革命的原理，我們懂了這道理，我們可以來論民變。

簡單地說，民變是人民自己要改革自己的環境，所以他的實質就是革命，我們看了浙西民變小小一件事，很明白他們自己也要改革自己的環境與行爲，他們既然殺傷十幾個偽鄉保長等，燒了七八百間房子，那末完全所謂現行法律推翻了。他們不是革命是什麼？他們這種行爲的發生，主要的原由，由於民衆負擔不起，那末和易革卦裡所說的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的原理也符合了，所以我們可以斷言民變，人民革命。浙西四縣邊境，民變，其全權組織小部份人民革命的表現，不過因為他真如曇花一現，所以只以他做一變。

我們稍稍上了年紀的人，還能記得前清對處理民變的處分，大抵兵變的處分只嚴於變的兵將，民變的處分，直接的長官，不用說，要受重刑。但，他其實於此而嚴於官，因為他連降民分，可見得清朝雖是君主專政，不難把民變一概重刑。但，他其實於此而嚴於官，因為他連降民分不會得輕易變的，「官逼民反」，是一句相傳的古語，君一却被受過流俗教訓。所以真正的民

變，人民總得到勝利的。

這回浙西民變聽說結果仍舊是斃兩個老百姓，大概是他們的領袖，也許民拿最弱的開刀，以正典刑。然而鬧了這樣地大禍，不過槍斃兩個老百姓，總算是寬大為懷。

這次民變裡被人民處死的都是偽鄉保長，想來沒有人替他們叫屈的，一則頂上一個偽字，本是他們自己尋入鬼門關，而且我們曉得許多鄉保長是百計鑽營求得來的，那末更是他們歡喜走上死路，至於鄉保長之德政，更是有口皆碑，我們就聽到過各處頌揚他們的什麼保長開銀行甲長要起屋的歌謠。

當然不是人家閒空得斯，故意賣弄筆墨，我們聽得一位安徽懷寧縣的朋友說，他的家鄉一位鄉長，半年裡家私長了三四十萬，鄉長家裡有大小紅白專體，保長送禮是向他保裡的各戶攤派的，所以每一家裡除了輸納軍米雇代兵役等等，每月須預備幾萬幾千塊錢外，還得預備千百塊錢給保長送份子，那末天亮了，自然要給他們算賬。

但是我們曉得敵是敗了，當是散了，鄉保長依舊許多存在着，他們看準了新官還是和舊官一樣，更依賴他辦善的，新官還是和舊官一樣在孔方兄眼裡翻跟頭的，他們仗着他們一副天賦的本領，總得到舊官新官一樣地支持。

我們曉得假如一個官是虎狼，有鄉保長就替虎狼添上翼膀。現在的官，簡直有槍桿兒拿得起筆桿拿兒得起的，也有兩槍桿兒都拿不起的，憑着裙帶兒，憑着八行書，就居然民上了。這些人好多不自由間却忘記了他的本來面目，沒有關夫子的赤心，却有趙將軍的大膽，一口氣想吞盡牛，末鄉保長正是他的好傢伙，所以收復的人民吃了敵黨時候保甲制的苦痛，如今還有人大張旗鼓，備舉標語，說得保甲怎樣怎樣的利民有利，其實又是許多候補鄉保長看中這塊大肉。還有新

起選舉來，他們近水樓臺，不是自己高標第一，也是奉命拉馬。

我們曉得浙西的民變是發生在鄉保長的，魚肉人民，鄉保長怎麼能有這樣的權勢？我們且說一件故事：前清不會舉辦警察的時候，地方上有一位號稱五老爺的地保，他怎樣會稱到五老爺的榮稱？因為知縣稱大老爺，知縣以下有縣丞、捕廳、典史、巡檢一類的佐雜小官，民間稱爲小老爺，如果將他們職權分析起來，還有高低，那末，二老爺三老爺四老爺是他們各如其分的稱呼了，排到地保，自然是五老爺了。但是可憐這位地保，見了大老爺二老爺三老爺四老爺等，或呼大老爺或呼太爺；（普通呼佐雜官都叫太爺）而自己稱小的，這還不算一回事，因為知縣見了知府以上，都自己稱卑職的，卑小的意思，還不是一樣！不過他們有職，所以可稱卑職，地保不是朝廷的命官了，無職可稱，只得自己叫小的，而且他常常給大老爺到四老爺打髀股，因為實際上他不配稱老爺，但是鄉下人會稱他老爺，就因為他却有老爺的勢力。他的勢力是什麼？他自己還得了。挨打髀股，那有什麼勢力。不過狐狸在老虎前頭走，豬狗見了也怕他，所以他就有了勢力了。他的勢力簡單地說不過他下了命令，你們無從回抗；而他的目的呢，不過僅僅衣食有着，絕對够不上開銀行造屋子。

從前有兩句古話：「一家哭無如一路哭，」是說懲辦了一個害民的官兒，不過他一家哭，縱容了一個害民的官兒，可以叫一路哭。（這個路字，是歷史上的名詞，如提點江西路的刑獄的路。）我們要曉得鄉保長算不得一個官，這是在老虎前頭走的一隻狐狸，但是一個官兒沒有鄉保長替他做翼翅膀，他不能滿地飛，所以一個官兒能够使得一路哭，便是這些鄉保長替他造的禍。三個月前有一位負責任的告訴我們：浙江的縣長（自由區）幾乎多數是貪的，有一位縣長，各村的民衆，每村送他一點金子打的紀念印章。我們想想，一個縣，大概總有四五十個村坊，每顆

金印假如重一兩，他就收了四五十兩金子了。這樣名利雙收的便宜事，什麼人替他去辦？還不是借重這些鄉保長！這些鄉保長難道肯清清白白不揩些油嗎？那末一個村坊裡奉獻的金子必不止一兩。

有別說，這不是制度關係，是人的關係。你們不看這次抗戰時期幸虧這些鄉保長的努力，所以各種軍需呀，抽壯丁呀，拉夫呀，獻什麼什麼呀，都不困難，所以得了勝利。唉！勝利是這樣得來的嗎？我們姑且不談，我們曉得老百姓除了抗戰時期應分受的苦痛外，還受了應分不啻受而且比較應分受的還加多少倍的苦痛，這是可由各地歌謠裡證明的。而這些苦痛，却都是鄉保長賜給他們的，他們要想解除這些苦痛，不但呼籲無門，就是有門可以呼籲。任你們叫乾了喉嚨，有誰實際的理睬你們，或者你們不去呼籲，到不過這樣，你們呼籲了，反加上意外的苦痛，這樣的情形，我們耳邊有得聽到，不，請說的。

的確，有許多制度是好的，却被人給弄壞了，就是保甲，在宋朝王安石開始行的時候，便成了擾民的東西，想來或者也如如今一樣情形；但保甲制度在某一個時期，未嘗不可試行，而在現代化的國家，不但沒有需要，而且有礙，這是什麼原故？

我們曉得王安石的時代，雖則也有交通警一類的辦法，但是沒有如今這樣完備的警察制度，如以王安石創辦保甲，他根據着周官的意思，而斟酌當時情形的。他所以辦保甲，和前清末年做照日本辦警察，一樣的用意。我們生在前清的，都曉得前年各省縣都有保甲，例如一個縣城，把縣方分做多少段，每段委派一個佐雜老爺叫做段巡，多少段設一個總巡，人民有了風化，人命、偷盜等等，都得先向段上報告。到了冬季，就要辦冬防？因為政治有缺點，人民貧富不均，貧民到了冬季，飢寒交迫，就有不道德的行爲發生，也無非偷盜而已，冬防就是防

備他們的。防備的辦法，不過加添幾個嚴巡，來一次虛行故事調查戶口。照這樣說來，保甲是不完全的警察制度，也就是非現代化的警察，那末有現代化的警察，爲什麼還抄襲古典派警察制度來辦保甲？

我們該曉得保甲制度本是軍隊性質，現在的警察，也是軍隊化的，那末保甲警察的本質，完全相同的。我們人民爲什麼要有一重一重的軍隊式的東西來管束我們？如果說警察是保衛治安的，那末也要保甲什麼用？

日寇佔據了我們的地方，從他的眼睛裡看我們，當然個個是奸細，不是良民，他想抄襲西洋式的政治警察秘密警察的辦法嗎？他的人力手太少了，辦不來。他真幸運，你們自己有一套妙法，正中下懷，可以利用。所以連環保，打手印，貼照像，還不夠，還要宣甚做順民的誓，而且還要你們出保甲捐，就是叫你們出錢買「伏辯」，就是叫你們永遠做奴隸。這叫我們吃殺老苦頭的東西。現在還要搬出來叫我們再嘗一回滋味，我們想就是再有特別好味道，我們只有「壁謝」，不敢「謹領」了。

政府裡弄慣了重牀疊架的一套，只要可以安置黨羽，管你什麼制度同不同，性質異，異，管什麼人民負擔重，重，只要對於我目私自利有便宜，不管敵人怎樣做過，我自自然然「欽此」「欽遵」。

有人說：現在警察的力量，不能到小村坊裡，保甲沒有一個地方沒有，這是幫助警察保衛治安的好辦法。是嗎？我們請問我們中華民國應分是民主國家，民主國家沒有不辦地方自治的，各國有地方自治的，沒有聽到再辦保甲的，他們的聰明，未必想不到，只因爲有了地方自治，再辦保甲，不但也是重牀疊架，而且衝突的，保甲制度，從上而下，完全官僚文章，自治制度，從下

面上，完全民意機關，那豈行不背？況且地方自治，對於保衛治安，有自治區警察，及其他辦法，決不需要這種不根不蒂的保甲。過去政治不民主，尤其國民政府剛收時期，擋住了真正的人民自治，任由胡行亂做，保甲是他統制人民的好工具，而且也是官僚榨取人民好工具，所以他們念念不忘。敵偽和我黨要久別了，而他們的遺，却有繼承者。原來是一鼻孔出氣的。

稍有自治頭腦而非別有用心的人們，決不會再來這一套，可是政府在政治協商會議提出的政治綱領，却仍有保甲一項，我們對於聰明睿知的政府，應該盡我們的愚誠，去揣測他的用意，為什麼把過時貨，——不合現代人脾胃的貨，却繼續列出來。必有他深切的用意。但是想來想去，只有一點，是政府——國民黨專政的政府必須要辦保甲的理由，就九可以把持選舉，只要縣長鄉長保長是黨員，就可以一道命令貫徹到每一個戶長，再幫助以威福，那有不選舉「吾黨」的？有國民大會的黨代表保證了，再運用保甲去辦成第二次國大的選舉和縣自治的選舉，那末國民黨仍舊大吉大利，假民主仍舊繼續下去，換換方式，可以對付實際了。

可是政綱裡保甲一項，終於被刪除了。那末識時務的人們，正當及時收帆，可是我們還看到在紙價到四萬一令的時候，大街小巷牆壁上貼了許多推行保甲的標語，說得大花亂墜，結果，要每人四張照相，就得化法幣幾百元，還要什麼費二十元，法幣貶值到什麼程度，但是幾百元總還可以買得多少大餅油條，強勉充一日的飢腸，為什麼把冤枉化在這裡。

如果政府不及早自動的取消，我料小的會發生官民情感的不和，大的也會釀成更大的民變。

一個雷波人的呼籲

編者先生：

讀貴刊的評壇和平心先生等大論，不禁在心底裡起了強烈的共鳴，而深深嘆為佳作，所驚異的是在貴刊十二期「我們的呼籲」裡，竟意外地讀到了這幾句：「使我們訝異的最近周報和其他幾種期刊在發行上遭受了意外的傷害，經銷這些刊物的發總，毫無理由地被沒收了許多！」這真使我弄得不知所以然了。難道違反內戰爭民主的話都不許說嗎？

人家在戰後都已同民主建設的大道邁步進行，而我們却連這點點點點自由都要被剝奪，試問這種現象該不該存在於號稱四強之一的中國，更該不該存於抗戰勝利後的中國？

諺云「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中國人民用自已的鮮血，八年痛苦而驕傲的長途，這個勝利，果實到該為人民大眾所共享，而決不能被任何「大人先生」或英雄領袖所獨佔，這絕大絕無的事。現在，容易天亮了。而大多數人民仍處在物價高壓和內戰恐怖的氛圍裡，請問當局諸公要小聲聽聽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呼聲？

編者先生！我說這些話，決沒有黨派的成見，也非驕成分，我不過替為執政者想：「言論自由」是利己利人最聰明的事！

話說回來吧，且讓我再約略的告訴你幾件駭人聽聞的關於雷波的近事吧。

自從「勝利消息」傳來以後，人民久已矚目的雷軍，終算運到了寧波。度過四年又四月的奴隸生活，這時候大家才算透過一口氣來，相率拍掌，慶祝「天曉」。可也失望得很，起初大家

以爲國軍一定配備齊全，紀律嚴明，像遠征軍樣的隊伍。想不到就這三年來在寧波和鎮江兩處飛揚跋扈的×部。他們一到，就大演敲碗鑿，敲竹槓的拿手好戲，一些上級長官們則沉浸在酒肉的氛围裡。

多年來憑藉敵勢在兩鄉非作惡，魚肉人民的大漢奸周士英、項才根等，竟也在這時振起「歡迎會專員」的旗幟，擠入歡迎的隊伍裡，儼然以地下同志自居了。

之後寧城成立了肅奸委員會，可所謂「肅奸」也者，原來不是肅大漢奸，而是專辦飯奸的。被提的人，有替敵人做過工的，帶過路的，探聽過消息的（也有少數是敵憲兵密探）。至於四年來爲虎作倀，搜括民脂民膏的大漢奸如偽十師師長謝文達團長石閣王，員商會主席毛稼生等，却依然逍遙法外，反而給予新頭銜。（偽十師改編所謂先遣軍）凡在寧波書店裡出售的「漢奸醜史第二輯」關於謝文達一頁一概刪去（目錄用墨塗去，隱約還看得出），據說他們原是「肅總救國」主義，目的「一致，方式不同而已」。然而我所不解的是替敵人搜刮物資，進攻人民軍隊，維持交通線及後方城市，魚肉人民的不知究竟是誰？如果這樣，朱惺公羅介伊等豈不成了肅死鬼？何用驚聞界同志立碑紀念他們！

我以爲國家非嚴懲奸邪，不足以資勸懲，非肅除國賊，不足以教育後代。倘使我們睜着眼睛，睜着舌頭，擲威，人家檢舉奸逆，多麼瀟灑，而我們的民族敗類居然還在大施其「錢能通神」的手段，找人包庇，我們將何以國人四強？將何以告慰千萬烈士在哭之靈？

所以我誠懇的請求當局，趁此時期來大刀闊斧的肅辦奸逆，惟這樣才能使人民心悅服，惟這樣才能得伸張。如有任何個人企圖利用他們幹起反人民的勾當的，那是他們的同流，當局嚴懲！

再看到一方面吧，寧波自從光復以後，當政者却一副道心十足的征服面孔，從不知在解決民生疾苦上下點工夫，只知大加房捐，濫發所謂「金融流通券」。這種流通券用商會名義，以次白報紙單色印刷，票面從十元起至五百元止，幣值竟規定比法幣還高。商民初不肯用，後以逼於「老滿」的鎮桿子，只得忍痛應用。可是不到半月，竟發現了許多偽票，於是市場混亂，人心惶惶。忽而又濫發命令，說偽幣作廢，更使人心大亂。物價大漲。現在甬流通券雖已收回，但人民已經入吃假票和物價漲的苦頭了。

依照主席的手令，田賦是可豁免一年的，然而寧波據說是一「環境特殊」的緣故，最近又在征收了，每畝有三三十斤左右的，不過名稱換一個而已，此外又發動了所謂「獻金運動」。縣長出佈告，叫人自備或以府財政困難，要各鄉團派。疑問的是前三年每畝六七十斤的派谷（一年要一百三十斤左右）不知到裡去了。

編者先生：以上的話，決無捏造取私，攻擊的用意，我不過是請大家看了各地的報端後，也來聽聽一聽寧波人的呼聲！即祝
貴刊進步！
任四維上十一月卅日

徒步請願

編輯先生：

我在這裏報告你一個新聞。

浙西全境光復後，雜牌偽軍和散兵游勇，仍在邊境地方，肆害騷擾，嘉湖崇桐各縣的人民不

勝痛苦，縣區鄉保，還要替區軍服務。派款征糧，把鄉民打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目前桐鄉縣塘南日石區的八鄉一鎮，晏城、南日、屠甸等鄉鎮民衆，因爲不勝擾害，要求減輕捐賦等項，及爲組織代之各種抗欠田畝征米，於上月（十一月）廿三日自動結集受苦之男女老少，近數萬人，徒步冒雨到杭州，向浙江省主席黃紹竑請願，一部份於翌日到硤石時，十區專員朱希，桐鄉縣長周先鍊，聞訊親自前往阻止，未到杭州的鄉民，就中途折回。但另一批鄉民，計二百二十人，因積怒太深，仍繞道到杭，精神疲憊，情形十分狼狽，每人手持棒香一枝，跪在省政府門前，求青天大老爺伸冤。據他們口述：該縣偽軍游雜部隊，漢奸餘孽，互相勾結，盤踞地方，遂使良善民衆，無法喘息。請願鄉民等，並多人負傷未愈，狀甚可憐，據說因鄉公所區署人員，派短槍兵役，索征未遂，就動手毆打，徧體鱗傷，甚者且嘔吐鮮血，扶杖而行。杭市治安當局於這批請願鄉民來杭後，恐滋事端，且因人數頗多有礙街頭秩序，乃命集中於梅花碑浙江省府前廣場上，聽取彼等陳述。杭地若干人士，認爲此種事情之發生，決非偶然，民衆痛苦太深，確是事實。對於浙江桐鄉塘南各區鎮鄉，自宜加重注意，設法稽查。尤望當局能滅此種擾民的惡勢力，以蘇民困。此頌。

編安

杭州人啓十二月三日

南通近况

編輯先生：

懇我來告訴一區南通的事吧！

當勝利的消息傳到我們這古城中央之後，每一個被壓迫了八年的同胞都感到無限的興奮，在慶祝勝利的一日，陣炮的響聲，震盪了天地，自早至晚，到處都有着鑼鼓的喧鬧。我記得在那一天，有兩個乞丐，用他們討來吃飯的錢，也買了兩顆鞭炮來放，他們說：「因為自己的國家勝利了，我們也該慶祝的啊！」可見我們每一個同胞對祖國的熱情，對祖國的期待，是多麼懇切啊！可是勝利給我們帶來了的是什麼呢，看了目前的形狀，不能不使我們失望了，勝利消息，在剛透氣了一點的時候，物價忽然自翻地回小下去，大家都說「中央馬上要來了」，這是人民對政府信仰。然而，等到真正的「中央大員」蒞滬之後，物價意外的像湖水一樣的狂漲起來，南通受了上海的影響，更有一班奸商乘機大發其勝利財，以致物價也蒸蒸日上，再讓老百姓來承受其勝利災，雖然政府下令抑平物價，嚴懲奸商，但另一方面又頒佈郵資加價，真令人費解。

南通第一個接收的是徐專員，進駐之後，即以迅雷及掩耳的手段逮捕了正圖叛變洗劫的偽專員范某劉某及絕不能饒赦的連絡敵寇迫害同胞的經濟漢奸程逆士表，不久又有過去偽清鄉專員張逆落網，這種種誠為大快人心之事，但以徐專員個人之力，究竟有限，而國軍進駐，迄未實現，除上述數人以外，到現在還沒有大規模地逮捕漢奸，而多數奸賊，早逃之一空，其中稍有手腕者，且插身一變，居於中央命官，我親見繼去敵憲爪牙——密探陳翻譯麻子，今日依然戎裝畢挺，精神抖擻，招搖過市，不減當年威風，原來他已是某駐軍的副參謀了。

還有繼去偽「清鄉幹部及工團員」，現在居然被派到某女校去大談其話，什麼婦女運動，三民主義唱高調了。

還有些什麼「大東亞」主義的新聞記者，現在也依然逍遙法外，在開些什麼「抗戰已勝」「建國必成」一類的謊名詞了。專做時評論文，專譯日本詩的，自稱為「藝術青年」的人，換了招

牌，來幹什麼『抗戰話劇』出風頭了。等而下之，還有番號不明的游兵散勇，在僻靜的地方，白日搶劫等現象，層出不窮。這種事實，却是勝利後應有的嗎。

連讀 貴刊十一期的讀面通訊，真使我不相信，爲什麼每一個地方都是這樣的黑暗呢？難道說，中國的老百姓在勝利之後，還應該沉在痛苦中嗎？政府不能趕快設法救救民衆嗎？

編輯先生，夜深了，但是我們不感到疲倦，我要說出了南通要人說的話，最近進駐的某軍，會向百姓借『床』。行軍要睡『床』豈非怪事耶！

我是一個幼稚的讀者，文字欠缺的地方，敬請指正，務望勿吝教誨是幸！祝

選安

讀者張〇十一月十九日

江南之春

(武進通訊)

編輯先生：

我終於大膽的寫這封信給你了，寫這信的勇氣是貴刊所鼓舞的。特別在此內戰停止，民主團結的希望日益濃厚的時候，我再也忍耐不住了，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不，江南不能再沉默下去！

我是京滬線上海常州（武進）南鄉人，當家鄉淪陷的時候，我流亡到內地，隨着抗戰勝利，我返回了故鄉，然而故鄉——這魚米之鄉的武進，勝利後的武進，竟是怎樣的世界呵！

江南自從新四軍於去年十月六日北撤後，人民自然的表露出悲觀離合的情感。新四軍在南江住了這幾年，在人民中當然有大的影響，當然會有許多人參加新四軍，或與之往來，這在他們是並不當作犯罪，而且也意識不到這竟會是犯罪的。新四軍走了，人民一方面是悵然若失，但另一方面，寄更大的希望於中央軍。人民八年來渴望着中央軍，一旦希望達到了，誰不高興呢？誰會料到自己有了「匪」或「奸」的嫌疑呢？

可是，與人民願望相反的事情，却日積月累地在加多，壓得人民連氣也喘不過來。

新四軍北撤後，國軍也接着源源北去，留在江南的軍隊是地下鑽出來的，偽軍，土匪，白粉鬼，無不紛墨登場，史耀民，徐大狗，陶俊良，潘紹良等等大小人物，都以國軍姿態出現了，像「老實說，當兵的那個不要錢，輔道蔣介石不要錢！」（武進，寒橋，一個連長向人民「訓話」）「你們老百姓賭錢，要賭得人，要和我們軍人一起賭，不和軍人賭，你們全是匪軍！」（武進，廟行，一個排長說），這樣荒謬絕倫的人物都當國軍了。他們上面不發餉，便向田畝攤派供應，不發裝備，於是促了人來，做十套軍裝，他尉念雙球鞋，甲家三担米，乙家多少萬的任意勒索。原來老百姓恨之人骨的漢奸，現在做要人了，像武進運村鎮長袁森寶，做了多年偽鄉長，敵人清鄉時不知犯了多大罪惡，又吃白粉，而現在是中央鄉長了；像敵人「清鄉」時，把抗日人民的名單送給偽軍，後來家裏逃到城裡掛喉科郎中的教育民，今天成了武進六區的要人，像抗戰時期，住在城邊一個寺院裡，依靠偽軍殺人頭子蔣鼎生，每畝征收貳斤米，討了半打又兩個老婆，後來又和敵人直接合作的李××，做了××縣×長；像偽鄉長陸濟炳，李福華；煙王繆文英；李棍棍廷齡等，無不成為今日一方之霸，道高一時。

這軍政要人們的德政是寫不完的。

他們第一件要致自然是弄錢，他們弄錢的辦法第一是捐，第二是借，第三是討，第四是榨。他們捐，有的鄉每畝田已捐了五升米，少的也有三升，這使老百姓不明白，既免田賦，為什麼又捐！不但如此，他們又異想天開，抗屬的免捐及過去老百姓抗繳敵區的及拖欠敵偽的一筆與這錢，這更使老百姓不識律之何據？

他們借，除名正實順的借軍銀以外，還要借「買槍費」，「維持費」等等，每畝田少的借了三四升，多的借了六七升。

至於罰和榨，那是兩位一體，對象自然第一是「通匪」，第二是肥戶。不管什麼部隊，什麼機關，都可捉人，上刑，罰款（無收據），具保或殺頭，！

在這一德政下面，小小徐大狗（一個連長）已弄到一千担稻子，而連長李福華夫妻兩人日以繼夜的吞雲吐霧，李太太拍拍屁股為人：「繳米來繳，不繳，叫自衛團來拖！」然而打斷了腿的耨頭子，賣光了土地的農民却這樣的破了產了，

他們第二件要致是「捉小豬」。什麼是「小豬」？原來這就是新四軍時代的「游擊小組」，這游擊小組的數量最多得驚人的，差不多大部份青年都參加了，這些「游擊小組」在抗戰時期確是抗過關的，他們大部是農民，被敵人迫得無糧食，不能生產，又在蘇四軍號召下面，在保家，仇敵，除漢奸的情緒下面組織起來，以原始的武器，集體的力量，阻止過敵人的槍眼，保軍的供應，但組織的田賦，敵偽特工的敲榨，所以這些「游擊小組」無寧成「今天一抗了八年戰了」的「地下工作者」的大敵。「大敵」自然要消滅，便一串一串的捉「小豬」，他們捉了「小豬」如「小豬」第一，自首，第二，肥者幾十萬，瘦者幾萬，惰者一槍了結。任何人可以公報私仇，密書告「小豬」，那便鬼神臨門，聽候發落。這些國軍日以繼夜的捉「小豬」，川流不息地奔滅上

老百姓逃呀逃，逃到上海去，逃到江北去，逃到田野裡去，可是死的死了，殘廢的殘廢了，產業的破壞了！

他們第三件要緊是「維持治安」，造黑名冊，自首，捉「通匪」，捉得糧官。

他們說，現在「天亮了」，可是還有一「殘匪」在礙手礙脚，於是凡「通匪」者造黑名冊。限期自首，否則……！

什麼人算「通匪」呢？我們的大人說：「凡吃過匪軍一天飯的，都是匪或通匪，」這才鬧了，弄得人人自危，有地位的，還不要緊，只要你「一句不講，百事勿問」尚可「獨善其身」，至於無地位的，則「你是新四軍解糧官」，「你是新四軍情報」，「你家新四軍藏有布」，「你到新四軍裡去開過會」，「你是新四軍大亨」等等，捉去吃官司，灌水，上老虎凳！

武進七區有一個老頭子，老夫妻兩個和一個十五歲的兒子，住在八家的坎莊屋邊。前年，這孩子因為在學校演說競賽裡講了要「反清鄉」而被敵偽三番兩次的來捉，孩子自然逃到新四軍裡去了，自然隨之到江北去了，這兩老老如何戀念着他，可憐，區軍光顧了，把坎屋抄得精光，又把老頭子捉了去，灌水，上三上吊，坐十三塊磚頭的老虎凳硬要他交出五十匹布，一萬萬鈔票，結果老頭子奄奄一息，老女人捨命要到城裡去喊冤，但被「大先生」們阻止了，「別的案件或可喊冤，唯有「通匪」案動也動勿得！」

武進六區有一個名叫什麼和尚的，在勝利時節，會隨一大群人民去檢舉漢奸，現在新四軍定了，漢奸重又得勢了，這「不共戴天」之仇如何不報，便找到和尚，可憐這個農民，田已被全發光了，牛牽去了，房子要開始拆了，還留下着一條飄搖的生命。

武進鳴土鎮之四，有一次一個鄉自衛隊解了兩個「通匪」犯到區公所來，區公所一個大人

叫岳中山的老不高興的說：「送來做什麼，笨呀，送上去難道還有死罪麼？」自衛隊知道機宜，在帶回去的路上，結束了兩條不值錢的生命。

在「通匪罪名下面，種種生命與金錢殘忍的跳舞，是寫不完的，而今天，還在雷厲風行「黑名冊」，（「通匪」者的名冊），不知來日還有怎樣的場面呢？

在這種情形之下面，老百姓由悵惘而失望，由失望而恐懼而消極，少數人說「天亮了」許多人默口無言，產生「今天不是說話的時候」這種痛苦心理，由於這種心理，人們竟是新四軍開回江南來。孩子們敵意的張望着路邊的軍隊，輕輕地叫：「和平軍和平軍，怕洋人呢！」一個與新四軍毫無關係的士紳，平白地被敲去了十担白米，暗地在憤憤地說：「新四軍再讓我看到一天，我死也閉眼！」這成什麼樣子！

先生！我所寫的雖只是江南一隅，而且只有這一隅千百分之一，已足夠使人驚異了，難道種種現象能再繼續下去麼？

停戰，我希望江南快快停戰，快快停止對人民進攻的內戰！民主，我希望祖國心臟，京國的江南，首先實行民主，快快實行民主！

武進，一個讀者上，二月十

我們罷課了

（聞北來鴻）

我們是鬧罷課了。導火線是有一位福州籍的教授魏××講話不慎，侮辱了蘇北籍的同學，來是件小事，不值得什麼。但這位教授與一部份福州籍學生所結成的一派倚仗着某種特殊勢力有意鬧事，以致激起了公憤，演成這次風潮。

我對這件事不大感興趣，所以本來並不願告訴你。但是今天我聽說不久之前向福建省政府發我們的「壁聯」的竟也是他們的陰謀，這使我非常憤怒，使我走上積極參加的路。

你知道「壁聯」是我們的壁報，是我們自由發表言論的地方，例如下次的昆明慘案吧，「壁聯」從「周報」上把經過詳情轉載出來以後，不知道有多少同學流淚了。接着就出特刊追悼，談會上，晚會上，大家對這件事都很重視。關於政治協商會議以及聯合政府的問題我們也時常

「壁聯」下討論。你的第十七期「周報」寄到以後，上海學生被毆事件也在「壁聯」上轉載出來。我們並沒有完蛋。我們有的愛真理，愛正義的青年熱情。然而這就招來了魏××及其爪牙魏××（一號特工）等的不滿，陰謀給我們以打擊。他們聯合了三十多人向福建省政府報告，說「壁聯」思想左傾，為「吳克份子」所主持，在學中煽動學潮等語。福建省主席劉建緒據報以後，電報給我們在上海的校長何炳松先生，要他回來制裁我們。聽說他現在已經在路上了，最近以到滬。如果校長回來對我們加以壓迫的話，大概定會有一番爭執的。在目前這樣的環境裏許我們做學生的要吃點虧，然而我們決不對那些民主的敵人妥協！我真不懼，在我們的國度裡底什麼時候才有民主和自由！

我們的生活真像一池死水。我們好像住在一隻籠子裡，最近才有了一點生意，才透了一點鮮空氣。我們的政府就認爲不合法，而加以制裁了。不過獨主席還算客氣，他沒有自己動手，還假手於我們的校長。然而我們是不能容忍的！

在這邊說也可憐，我們沒有一張可看的報紙。如果不是幾本「周報」和其他幾本上海出版的敢講話的刊物，我們簡直什麼都不知道。就像生活在另一世界裡一樣。「周報」在這邊非常受歡迎，一到就搶買個精光，但往往遲到。你寄來的先到了，大家就搶着看。最近聽說這一類的刊物不能人批的寄來了，但私人一兩本少數的大概還可以漏網；所以希望你繼續不斷的寄來，我們是非常需要這一食糧的。

我們的陣線佔全校百分之八十強，反對我們和中立的只是絕少數。昨夜我們開會，決定了

一 要求校方立即解除學棍魏××的教職，限他即日離開建陽。

二 要求校方開除魏××的幫兇特工程××

三 改組被魏××一手把持的學生自治會。

他們是有手槍的，但是我們不怕，我們決定堅持到底！如果幸我們竟要流血的話，還希望上海的同學給我們援助。

××於暨南大學。二月十一日

民主作風如是乎

(南京通訊)

編輯先生：

接到一位朋友南京來的信，深深的引起了心的共鳴。他說：「我離開了這裡僅僅一

，但所看到見到的已足够了，還不是一個樣子，尤其奇怪的，我昨晚在大華大戲院觀電影，未開映之前，台上突然來了一位自稱臨大學生代表大聲疾呼的演說起來，起初我因為好一直在注意地聽着，那知台下左右排位置旁邊，早已有警察憲兵公務人員密探等各式各樣神氣活現的站着，二隻眼睛像獵犬一樣的盯着觀衆，似乎要一口吞下似的，其實無非監中間提到蔣主席，非立正不可，最後還要跟着舉手呼口號，真是倒霉不堪！這樣的改什麼民主，獨裁而已。雖然這位代表所講的話我不能偏見的說他不對，但是他一面在講，一面還要請些老爺來監視，真是太無意思，老實說只有給人壞印象而絕對不贊同。

在這樣苦悶窒息的社會裡，借酒澆愁的去看看電影，既負擔了百分之五十的娛樂捐，還要來給每場每場的觀衆瞻仰，而每一個人非立起來不可，（不立起來是不成的）實給人以惡劣的印象。不曉得民主政治的美國是不是在每場電影之前有托魯門總統的肖像而必須立止的？我記前德國倒有這一套的，看見希特勒的像必須舉手致敬。立正之舉，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希特勒主席是民主中國的領袖，是否應該採取這種方式？不知市政當局以為如何？敬祝
撰贊！

馮小山廿一日

67.7.19

3838



內政部調查局

資料室 (68)



類別 65598 - 346

登記號 5552

國家圖書館



004650978

法務部調查局



005552

